

民歌、生态、美学的互融交辉

李春平

《生态之维与民歌之美——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旬阳民歌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是青年教师侯红艳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也是安康学院与地方政府合作项目的重要成果之一。作为长期担任美学课程的主讲老师,其自身的美学理论功底自然不言而喻。但是,将美学理论植根于现实民间艺术的土壤中,去全方位地考察旬阳民歌的前世今生,是完全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的文本对接,这与单纯的美学教学是有本质区别的。在此,美学理论被作为工具使用开来,用美学这个透视镜,来窥视旬阳民歌内在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密码,是一种思接千里,心游万仞的精神劳动,需要有所创造,有所发现,由此决定了劳动本身的价值。

民歌,生态,美学,原本是三个截然不同的独立概念,在学术领域是没有直接关联的。在《生态之维与民歌之美——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旬阳民歌研究》一书中,作者巧妙地将三者融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本结构。民歌是研究对象,美学是研究工具,生态是民歌产生的母体,研究民歌就要追根溯源,回到母体中去。可研究思路没有这么简单,它所需要的信息体量,它的逻辑起点,它所呈现的创造力,都严峻地检视着作者的学术维度。生态美学是一门以生态学为基础的新兴学问,是现代美学的一个分支。它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放置到美学的层面上去研究,由原来的自然科学跨越到了人文科学领域。那么,旬阳民歌对应的就是旬阳生态,旬阳民歌就是从旬阳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精神附着物,天然地打上了旬阳的地域烙印。这个烙印是文化的,民俗的本色印记,是百姓生产生活样态的生动写照。从《诗经》的记录看,早在几千年前,汉水流域就是盛产民歌的地方,紫阳民歌也好,旬阳民歌也好,都是历史文化传承的结果。从外地流传过来的民歌又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具有了一定的地域属性。从生态美学的角度看,美丽的汉水、旬河、吕河等河流切割而成的崇山峻岭,都是旬阳民歌生成和流传的土壤,旬阳民歌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收获。山水之美孕育了民歌之美,民歌之美又吟诵着山水之美,二者相互融合,在现代美学的光耀下交相辉映,因此便有了《生态之维与民歌之美》的绚丽文本。

作者是关中人,对陕南文化有一种职业性的“他乡”好奇心,这也是学术驱动力产生的内在前提。从书中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中看到,作者对旬阳民歌充满了激情和探究冲动,沉醉其中,辨析其里,精释其意。从宏观论述到章节把握,从分类解读到单曲鉴赏,其张弛之道,收放之术,都做到了游刃有余,层次清晰,逻辑缜密,既有文艺美学的学术支撑,又有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础,使文本内部得到了密实而通透的交融。对《兰草花》等婚恋民歌题材的分析,细腻而真切,让乡村记忆洋溢着爱情的美好,成为超越时空的田园牧歌。对红色歌谣的分析,紧扣旬阳红军纪念馆的革命背景展开,是战争年代的一次深情回眸。

中国民歌,无论来自哪里,都有很多共性的特质,大同小异的多,很容易类型化,比如情歌、山歌、号子,它们的故事表达方式,它们所呈现的风格与韵味,并非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那么,如何从旬阳民歌中解读出它特有的魅力?如何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民歌?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侯红艳牢牢把握生态美学这个研究视点,着眼于旬阳的山川地貌和人文风情,用文艺美学和生活美学理论去解读民歌艺术美与人民生活美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共性中提取其鲜明的个性特质和审美属性,以此提高旬阳民歌在中国民歌特别是在陕南民歌中的辨识度和清晰度。

旬阳民歌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进行理论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一种方式,是地方高校投身地方文化建设服务的具体体现,这本身就是传承和保护的一种积极行为。侯红艳在本次研究中,以充分激发旬阳民歌的艺术活力为出发点,对旬阳民歌的传承和保护提出了符合时代精神和主流价值观的思路和策略,从而使本书具有一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以艺术特色彰显学术价值

李焕龙

安康学院教师侯红艳的旬阳民歌研究专著《生态之维与民歌之美》之所以冠以副标题“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旬阳民歌研究”,因为这是此书的显著特色所在。

我们知道,生态美学是从生态学的方向研究美学问题,将生态学的重要观点吸收到美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美学理论形态。那么,侯红艳是如何从生态美学入手,探究旬阳民歌之美的呢?

首先,她通过深入调查、系统研究,为我们厘清了旬阳民歌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一是她由自然生态的不同,透析了民歌音乐风格的迥异。她深入分析了关中、陕北、陕南三地的自然生态与民歌音乐,找到了旬阳民歌的音乐特点。她以旬阳民歌经典曲目《兰草花》为例,分析指出:其以悠长舒展的旋律为胜,借高洁雅致的兰草花传递温婉浪漫的爱情,情感纯洁,表达委婉含蓄,有一股清新山野之风,显然不同于陕北民歌《亲口拉手手》的直率热烈。二是她由自然生态不同,检视了民歌体裁的不同。她从旬阳民歌探入中国民间音乐,发现了与农耕文明区划密切相关的民歌音乐体裁区域特征:沿海地区因渔作区而为“渔歌区”,长江流域因稻作区而为“田歌区”,西部高原因粟种区而为“山歌区”,北部草原游牧区而为“牧歌区”。通过对比,为我们认识旬阳民歌的本土、移民、融合性民歌体裁找到了金钥匙。三是她从民歌的流传、储藏,探得其与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她纵观“口耳相传”的中国民歌传播途径,跨越时空的现代艺术传播方式,认为旬阳民歌及安康民歌、陕南民歌之所以传承至今仍保留着鲜明的地域性、“生态文化”个性,与地处陕川鄂豫边界的地理、文化、人际、交通局限有关,是封闭环境滋养的生态文化之花。

其次,她通过纵横对比、精深分析,为我们梳理了旬阳民歌与文化生态的两大关系。其一,文化生态对民歌艺术表现的主旨具有引导作用,其产生受到特定文化生态的制约,必然具有该种文化的特性。她从《汉江号子》《打夯号子》等大量号子歌的研析中,指出旬阳民歌中那些产生于生产劳作的劳动号子,不仅反映了人们劳动的场景,同时也是集体劳动的号召、号令,这样的劳作样式滋养了号子粗犷有力、节奏紧密、律动感强的音乐特点。其二,民歌充分表现了地域文化的生态环境,其文化的固有属性在民歌中得到多维反映。她在对民阳民歌文化属性、生态环境的精深分析中,明确指出其俏丽、幽默的音律格调,反映了秦巴山区人民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生存智慧与活泼开朗的精神风貌。正因是从生态美学视域着眼研究旬阳民歌,侯红艳的《生态之维与民歌之美》,才与我们已有的旬阳民歌、紫阳民歌、安康民歌、陕南民歌、陕北民歌等民歌文化研究成果及其专著有着鲜明的区别。

在旬阳民歌的文化溯源上,她不仅注重旬阳民歌的自然基础、文化基础分析,而且专列“民歌中的太极城”一节,从阴阳和谐的自然景象、深邃厚重的儒道释文化、太极城姑娘三个方面,做了系统考察,寻得隶属于旬阳文化的旬阳民歌文化基因。

在旬阳民歌的音乐体裁研判上,她不仅常规性的重视号子、山歌、小调三大类型,而且特别偏爱其

文 谭



安康学院青年教师侯红艳所著《生态之维与民歌之美——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旬阳民歌研究》一书近日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陕西首部县域民歌生态美学研究专著,也是关于旬阳民歌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标志着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旬阳民歌在广泛传承的同时,上升到理论研究层面。作者历经三年时间的调查采访,重点考察了旬阳民歌生成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基础,充分运用文化地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美学等交叉学科理论,以诗意盎然、激情饱满的文字系统阐述了旬阳民歌形成的自然基础、文化基础、体裁形式、主题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旬阳民歌的传承和发展提出应对策略。

侯红艳,1984年10月出生,陕西白水人,兰州大学文艺学硕士,安康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陕南地方文化和文学研究。近几年来,主持并参与的主要科研项目有《安康地方戏剧与旅游文化的互动性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下安康地方民歌的传承与产业发展策略研究》《安康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安康古民居建筑和移民文化关系的调查研究》《镇坪盐道文化的传承与产业化发展策略研究》《李春平乡土小说的美学审视》等。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参编著作有《古道意象》《大学美育》等。



传承民歌文化 沉淀时代记忆

邱德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倡导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歌乐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艺术的创作与社会的变化发展密切相关,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强大文化创造力的民族,每遇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民众,为伟大祖国鼓与呼。而作为诗与乐高度融合的民歌艺术,就在其中。它不仅凝聚了民众生存的智慧,也沉淀了时代变迁的记忆。

《礼记·乐记》中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音乐作为中国古代治国四大法宝之一,是凝聚思想、统一民心,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之道。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音乐的发展与传承,先后出现了记录远古狩猎活动的《弹歌》、表达青年男女爱慕之情的《关雎》、赞美女子英勇从戎的《木兰

诗》,以及描述土家族民众生产的《龙船调》、反映民众自然比德审美的《茉莉花》、歌颂家乡美和革命精神的《沂蒙山小调》等,都是古今民众生产生活、精神情感的真实写照。旬阳民歌,即旬阳县域流传的民众之歌,是旬阳广大老百姓自己创造的精神性产物和最淳朴的艺术结晶。在千百年来旬阳民众的口口相传中,旬阳民歌形成了既有荆襄楚调,也有巴蜀川腔,既有中原晋豫之声,又有西北秦陇之风,且兼容并蓄,南北合和,自成一体的独特风格。

2014年11月,旬阳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对旬阳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侯红艳老师的《生态之维与民歌之美——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旬阳民歌研究》首次从旬阳民歌产生的生态基础、音乐载体、题材类型及旬阳民歌的传承与发展等方面,用“生态美学”的系统理论将生态体系的整体性以及民歌艺术与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用“主体间性”体现对等共存的法则研究旬阳民歌

艺术生成的地理生态、社会生态基础,又根据旬阳民歌文化适应生态体系的禀赋,不断重构旬阳民歌文化自身,最终使旬阳民歌文化与它所处的生态体系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耦合关系。从生态美学视觉考察县域民歌,这不仅为民歌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是民歌研究方面的新突破、新发展。这一研究符合中华民族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的中国美学原则。

从《生态之维与民歌之美》可以看出,侯红艳老师在“立言”方面已从渐进、渐悟,走向渐成阶段。在“立功”方面为一个县域民歌传承而著书立传,体现了一代青年人“为往圣继绝学”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生态之维与民歌之美》让旬阳民歌从“过去完成时”转变为“现在进行时”,再次活跃在民众中而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谐音符。这对于提升旬阳县域文化软实力,推动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天籁之韵与凡俗之美

松铖

天籁地籁人籁,皆是一种声音。天籁当然是很美的,故而,庄子在《齐物论》中借子游和子綦两个虚拟人物的对话,对这三种声音进行了阐释。天籁是高于地籁和人籁的,用子綦的话说“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其大意为:天籁呵,就是风吹万种孔洞发出的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些千差万别的声音是由于自己的形态体质所造成的。因此,天籁是不加修饰的最为纯正的天地之音。由天籁联想到民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民歌是劳动的产物,是群体共同弹拨的和弦,是浑厚与婉约汇聚的情感之韵。民歌从心灵中流淌出来,四散开去,飘逸、弥漫,渐渐发酵成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的人间烟火……这就是天籁,是民歌的天籁。天籁是最接近本真的东西,因此,民歌绝少斧凿的痕迹。侯红艳的这部《生态之维与民歌之美——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旬阳民歌研究》就是对民歌天籁之美的剖析和解读,全书行文自然流畅,作者以颇具文采的笔触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旬阳民歌在文化进程与现实生活中的美学价值。

“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旬阳民歌”就着眼点来看可谓高屋建瓴,视角新颖独到。读完全书,通过作者层层剥笋式的分析、论证,我们对旬阳民歌的认识有了更加深刻的领会,换句话说,对整个陕南民歌成长及其生发的环境,在认知上也有了新的启示和发现。旬阳民歌同属于陕南民歌范畴,而最具代表性的陕南民歌还有紫阳民歌、镇巴民歌等,单从旬阳民歌与紫阳民歌所处的环境和孕育的过程考量,二者在内容和形式上皆是有一定相似性和趋同性。这种相似性和趋同性,除了地理位置、气候水文,还有就是相同的历史渊薮的造就,如明清移民大潮的影响,当然,相似性和趋同性,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关系,这就涉及到生态美学的问题,我们说同属于陕南民歌的旬阳民歌,与其它陕南民歌有着完全共通的地方,这即是共性的表现。但这终究只是外在品貌,俗语有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俗。有两个因素必须考虑: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的作用,“自然生态环境只是外因,而文化生态环境则起主导作用,是它最终把民歌与社会发展、历史交往纳入统一框架内。”那么,即使在一个基本相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中,但由于文化生

态环境有别,民歌的内质也会有所差异,其艺术个性就会凸显出来。个性代表了一种鲜明的文化品格,就这个意义上说,旬阳民歌与紫阳民歌以及其他地区的民歌,虽有相似或相近的地方,但它依然是旬阳的,这是本土熏染的结果,特殊的文化生态必定会为之烙上自己的印痕。

旬阳民歌的原初性即是本土性的体现,但有多少是原初的或者说是本土的,它们能区分出来吗?这当然是徒劳的。我们发现有很多号子、山歌、小调,在其它一些地方,比如紫阳、镇巴等地,都有相同的艺术呈现,曲牌、内容基本一致。其实这样的情况在紫阳民歌中亦是屡见不鲜。紫阳、旬阳皆是移民区,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互融、碰撞,渗透是显而易见的。紫阳资深民歌研究专家张宣强有一段话说得很形象:“民歌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树,落在哪里便成为哪里的嘉木,虽有‘桔生淮南为桔,生在北方为枳’的现象,但它始终是一棵绿树,一棵绿树、美丽。”因此,即使是外来的,经过漫长的时间磨合,这些南方的俚曲、小调,早已融化在了旬阳的山水间,落在了田畴和峭壁上,经雨露阳光的滋润,它长成了一棵富有旬阳地域特征和特色的“树”——一棵枝繁叶茂伟岸壮硕的大树。旬阳民歌的发育成长,是内因和外因的促成,侯红艳在《生态之维与民歌之美——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旬阳民歌研究》中,一直强调内因的主导作用: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二者不可或缺,但文化生态环境才是壮大民歌体质,改善民歌基因的给养和条件。生态美学是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这种契合下,精神与物质的依附关系,才会融洽,而美才会折射出凡俗世界的光华。

民歌之美,在我以为就是一种天籁之美。民歌产生于劳动,而早期的劳动,是绝对的肉体与自然的较量,它依靠的是筋骨的强健和耐力的持久,因此,民歌就是在这种苦与乐、悲与喜的挣扎中,情感自觉地宣泄和释放……这种发乎于心的东西,没有人修为的修饰,它就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其原初性耀眼而夺目。侯红艳认可民歌这种原初的表现。这既肯定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系,也即是侯红艳书中所述民歌之美的要义所在。脱离自然生态环境或脱离文化生态环境的民歌是不存在的,民歌的天籁之韵诞生于凡俗世界,它所呈现的美亦是凡俗世界的美,是充满烟火气息的美。侯红艳发现并找到了这种美的源头活水,而顺着这条涓涓清流,她还会追寻下去……

